

# 說郛



明·陶宗仪纂

說文

郭

八

北京市中国书店

# 說郛卷第四十七

公孫龍子一卷全抄

公孫龍

疏府一      白馬論二      指物論三      通變論四  
堅白論五      名實論六

疏府

公孫龍六國時辨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才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辨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也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于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辨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

生以白馬爲非馬爾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乃以白馬之論耳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者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于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言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

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也者悖且夫欲學于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得也是時齊王好勇于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惟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

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聞王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言之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

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白馬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也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

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爲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以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

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故自爲非指奚待于物而乃與爲指

通變論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可爲二位乎曰不可曰左可爲二位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

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之猶是舉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爲亂名是狂舉曰他辨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連而相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于青不可一于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于國焉故強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

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于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得其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有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

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也曰于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爲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于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智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名實論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

所實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其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鬻子 一  
文全

鬻子名熊楚人也周文王之師年九十見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

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秦漢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缺志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桂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元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倡織組仁義經緯邦家垂勸戒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鑑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于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跡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談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註解略啓指歸馳心于萬古之上寄懷于千載之下庶垂道見

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毋忽焉華州鄭縣尉逢行珪序

鬻子大道文王問第八 篇之一

政曰昔者文王問于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鬻子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篇之二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于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之愚而愚見于言雖自謂知人猶謂之愚

鬻子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三 篇之三

夫國有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于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

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器者不成

鬻子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篇之四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鬻子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一

篇之五

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明也力生于神而功最于吏福歸于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自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鬻子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篇之六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

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故曰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主舉之士民若之明主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後隨焉故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聖主不遠人以獨用也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別多少殊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自此以上皆古人之情好直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

鬻子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篇之七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辭而施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鬻子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篇之八